

奇人異事錄 (四)

● 李遠榮

黑貓夫人情有獨鍾

郭沫若結婚受難記

一提起「黑貓」夫人，與她朝夕相處幾十年的郭家侄兒侄女們，就會憤憤不平地替她申辯：「八嬌不醜，中等人才；她讀過私塾，常常教我們背唐詩宋詞，還寫得一手漂亮的毛筆字。八叔（郭沫若）不喜歡她，才那樣寫……」

的確，她並不醜，知書識禮，心地善良。然而，她卻獲得了這個也許長留史冊的俗名——「黑貓」夫人，而且這個雅稱正是她的丈夫，她的偶像，她一生的精神支柱，她全部的愛與恨交織的人無意中的賜予。

她叫張瓊華，一代文豪郭沫若的元配夫人，一個充滿悲劇色彩的女性。

一九二二年，正月初五。四川樂山縣沙灣鎮上一座深宅內，專程從成都中學堂趕回家的郭沫若，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素不相識的同鄉女子張瓊華完婚。

張瓊華比郭沫若大兩歲。娘家也是當地鄉下的首富，後因其父和兄弟染上吸鴉片惡習，才家道中落。雖然，知書達理的張瓊華不是一般的鄉間女子，但對於見過大世面，滿腹經綸的郭沫若來說，卻難以激起感情漣漪。「完婚」只不過是迫於父命的一種應付，「蜜月」成了他度日如年的尷尬煉獄。

郭沫若曾在「黑貓」一文中，披露了他第一次「洞房之夜」的情景：

賓客散後他未進洞房，全靠一本《莊子》陪伴他，在廂房裡度過了花燭夜。第二天「回門」，他在母親的開導下，答應與新娘一道回娘家。他們從沙灣坐船到水口……「我本來是有些暈船的人，又有宿醉，一上船被河風一吹，我便嘔吐起來。新娘在這時已經就在執行她的婦道了。她聽說我在嘔吐，便打發她的伴娘來問我，送了一些薏仁來。好意我當然接受了。新娘是吃水煙的，回頭她又把她的水煙袋送到我的轎裡來，這就不能不婉謝了。」到達新娘娘家後，又是一段以《文選》消磨的時光。五天後他就結束了

他的「結婚受難記」，回成都去了。

儘管這場婚姻缺乏感情基礎，但彼此也無敵意，兩人都只是封建禮教的受害人。郭沫若並無意將同是受害者的張瓊華醜化成「黑貓」，他只是借用家鄉習俗中靈貓的掌故，比喻封建包辦婚姻的違反人性和不合理。

隔著口袋買貓，交訂要白的，拿回家來才知是黑的。叔母提親時說，這女子「人品好，在讀書時又是天足」，誰知抬到家，「那隻下了轎門的尊腳卻是三寸金蓮」，揭了蓋頭，「只看見一對露天的猩猩鼻孔！」

婚後郭沫若留學日本，她的思念隨鴻雁飛到了東瀛。她甚至想隻身去日本探望丈夫，終因怕有失郭沫若的「臉面」而未成行。她在給郭沫若的去信中，表達了自己矛盾的

心情：「回想來日本之事，千里迢迢，妻年輕婦女礙於不便拋頭露面，落別人之談論，我夫臉面又於何存？總之，我夫定要回家，以解二者思子之念。家中一屋老小俱皆好的，

不必掛欠……」

可是，一封封深情的書信，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

當郭沫若父母獲悉兒子在日本與佐藤富子同居時，氣得要與他斷絕通信。郭沫若於矛盾和無奈中回信道：

「男兒不肖陷於罪孽，百訣難贖，更貽二老天大憂慮，悔悔罔極，只自日日淚向心裡落也……今日接到玉英（即張瓊華）一函，敘及父母哀痛之情，更令人神魂不屬……今歲暑中，可國事稍就平妥，擬歸省一行，當時再負荊請罪，請二老重重打兒，恐打之不痛，兒更傷心矣。」

這年暑假，郭並未回家。次年於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回國的郭仍未回家。然而，張瓊華卻一直未終止對丈夫的思念。她始終把丈夫的照片，端掛在洞房內，把郭沫若的書籍，收集的整整齊齊。如今沙灣郭沫若紀念館內的許多文物，都是張瓊華精心保存下來的。

魯迅兒孫各奔東西

海嬰夫婦欣賞寶島

北京、上海的一些新聞媒體前幾年曾在不很醒目的位置上刊登了這樣一條消息：關閉四十多年的國內個人業餘電台正式開禁，第一批在自己家裡傳遞電波的名單中，就有魯迅之子周海嬰。據說周海嬰能成事是由於

喜愛無線電的中共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牽頭開會商討，最後由朱鎔基拍板同意。

一九八二年，周海嬰的長子周令飛赴台結婚定居，在海內外造成了不小的轟動，一時輿論沸沸揚揚。十年過去了，周海嬰一家也從不安的心裡狀態中慢慢地解脫出來。事過境遷，事實證明，他們是爲了愛而出走的，沒有任何政治目的。周海嬰說，令飛一家在台灣生活得不錯，大孫女已上了小學。他們已回大陸探親多次，全家人還一同去上海魯迅墓前掃墓。周海嬰夫婦還特別誇獎台灣的兒媳婦是位舊傳統與新思潮兼而有之的賢慧女子，話語中頻頻流露讚賞之意。

周令飛用四年業餘時間寫了一本『夢幻狂想奏鳴曲』，這本裝飾精美的專著，系統地介紹四十年來大陸戲曲表演藝術的成就和經驗，頗得專家首肯。

臧克家師事聞一多

埋頭苦學自創特色

臧克家（一九〇五）當代詩人。一九二九年開始寫詩，對郭沫若、汪靜之等所寫新詩都很喜歡。但真正引導他走上詩創作道路

的，乃是聞一多。三十年代第一個秋天，臧克家到山東青島大學中文系學習。系主任聞一多，清華出身，留美歸來寫了不少新詩，出版了『紅燭』、『死水』等詩集。尤其是『死水』，影

響更大，幾乎都是嚴格的格律詩。老師知道臧克家愛好詩歌，便送一本『死水』簽名本給比他年輕六歲的高足。

聞一多講授歷代詩選，英國詩選等課。聞一多講課充滿詩的氣質，生動感人。臧克家受到教誨，詩興勃發，天天寫詩，如海潮澎湃洶湧，一發不可收拾。臧克家每有得意之作，總是到聞一多老師的書齋去請益。師友相互切磋，如有佳句，聞一多老師提筆畫上雙圈，如有不足之處，聞一多便提醒臧克家：「詩應該含蓄，耐人尋味。寫詩要嚴肅，要多磨練。」這些教誨，臧克家終生不忘。

那時候，新月社的徐志摩作詩極負時譽。臧克家把徐志摩的四本詩集都讀完了。新月社的陳夢家，在中文系當助教，臧克家也同陳夢家一道談詩。

原來，臧克家未進大學之門時，認爲寫詩輕而易舉，詩興來時便即興成篇。和聞一多老師談了以後，重複細讀過去詩作，只是邯鄲學步，八哥饒舌而已，大都浮飄空洞。方知寫詩如做人，應該十分嚴肅方正，不是爲了攫取桂冠，而是爲了做人們的喉舌，有助於時代的前進。

從『死水』詩集中，臧克家看到，藝術表現能力的高下，在於技巧，如何獨創意境，如何謀篇，如何錘鍊字句，如何開拓想像，都得勤學苦練，認真揣摩，才能逐步形成自己的風格。

臧克家在青島大學學習時，寫了許多新詩，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先後出版了『烙印』和『罪惡的黑手』兩本詩集。對照之下，臧克家在詩集『烙印』裡學到了『死水』中的一些藝術表現手法，不是單純摹擬，乃是自有其迥然不同風格。

齊白石有句名言：「學我者生，仿我者死。」臧克家正是在老師開一多指引下認真學習，創造出自己的特色走上詩壇。

楊絳無書日子難過

三位大使才請動她

錢鍾書寫小說，夫人楊絳把家務全包攬過來，使錢鍾書放心無後顧之憂。兩年間，錢鍾書錙銖積累地寫，楊絳錙銖積累地讀，錢鍾書把情節和片斷講給大學的同事聽，聽取別人的意見。

書稿完成，夫婦兩人相視大笑。

楊絳是一位才女，抗戰期間編過好幾部話劇，字字珠璣，妙趣綿綿。錢鍾書是第一讀者，黑犬才子（錢字默存）說好才算數。

楊絳「文革」後寫了『幹校六記』、『將飲茶』、『洗澡』等集子，均由錢鍾書題籤，還為『幹校六記』作序。錢鍾書認為，『幹校六記』寫出來，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寫了序，替她分擔一半責任。」

楊絳精通外語，因翻譯塞萬提斯的『唐·吉柯德』獲西班牙政府頒發的大獎。第一

任西班牙大使邀請楊絳，楊謝絕了；第二任大使書面邀請，楊絳書面謝絕；第三任大使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去請，楊絳才賴不掉。錢鍾書戲言：「三個大使才請得動她。」

權慾錢慾圍城被續

錢鍾書仍一笑置之

錢鍾書寫的小說『圍城』被改編成電視劇之後，錢鍾書的著作權多次受到侵犯，有人盜印『圍城』，僅北京發現的盜印本就達九種之多；有人把錢鍾書的小說、散文中的片斷情節繕寫拼湊成所謂『錢鍾書人生妙語』或『錢鍾書靈魂生意經』，大賺其錢；嚴重損害了作者的權益和名譽。讀者看不過去，給錢鍾書寫信，要求他不要沉默，錢鍾書卻一概一笑置之。

某年中國社科院研局主動出面，為錢鍾書打贏一場版權官司，錢鍾書把全部賠款捐贈給科研局「為消夏福利之用」。錢鍾書說，這場官司只是表明他要用實際行動維護著作權法。

侵權之事還不斷出現。遼寧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圍城之後、圍城續集』，該作者接著『圍城』的原有情節續寫了一部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

至於這部小說是否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權，各方面意見不一，但代表國家版權局的

中華版權代理公司解釋說：由於制定我國版權法時沒有考慮到這類事情，故依照目前的法律不能說這部小說侵犯了著作權法，但無疑是法律不健全造成的事實，對原作者造成了名譽上的傷害。

一九九二年十月卅一日春風文藝出版社寫一封信給錢鍾書，信中寫道：

由於『《著作權法》』中沒有對續書做明確規定，我們就疏於謹慎，未徵得您的同意，貿然發稿了。中國版權代理公司的同志及時指出了侵權問題，我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當即責成責編通知作者和發行單位暫停印製和發行，由於我們忙於全國性會議的會務工作，致使該書流入市場……使您的名譽蒙受了損害，這是我們深感痛心的，對我們來說，這是個嚴重的教訓。」

中華版權代理公司出於維護作者權益的高度責任心，主動前來聯繫，解決了『圍城之後』的難題。錢鍾書於是高興地將春風文藝出版社全部賠款捐贈給他們，以期有益於中國文化的發展。說起這類打官司的賠款，已有數筆，但錢鍾書分文不取。有人對這些錢的去處頗有興趣，甚至跑到錢鍾書家裡去打聽，還皺著眉頭問：「你家裡這麼簡陋，為什麼不貼貼牆紙，買買地毯？」錢鍾書興趣自然不是一句兩句能為來客講清的，他老人家自有其做人做事道理和準則，更豈是那些一心只有權慾、錢慾的凡夫俗子所能理解？

老舍茶館招牌掛起

胡絮青有理說不清

老舍的夫人，著名畫家胡絮青老人，雖然年近九旬，但身體康健，頭腦清晰，只不過近一時期患腿疾。行走不便。有一位親戚給她介紹練氣功，她買了小冊子和錄音帶，每天看小冊子來學，還見效。

北京前年辦了一間「老舍茶館」，老舍死了幾十年了，如今又開起茶館來？胡絮青感到彆扭。原來是前幾年，大碗茶要辦個茶館，打算使用老舍的名字當茶館名字。胡絮青不同意。她說：「叫「老舍茶館」，彷彿是老舍開的茶館，他不在世了，我可不要當這個老闆娘！我建議他們叫「北京大茶館」，還給他們題了這麼塊匾。沒想到這塊匾掛了幾天，就摘下來了。又請別人寫了「老舍茶館」一塊匾，掛在老舍頭像上邊。就這麼樣，「老舍茶館」暗著幽著叫了起來，我也不能捂誰的嘴去！如今我還背著「黑鍋」，親戚朋友見著我都問：「胡老：您一個月從茶館分多少紅利？」我說：「我跟那兒沒關係，上哪兒分紅去？」可誰也不信。有的還說：「賣那麼貴的票價，我們是老舍的親戚、朋友，可進不了老舍茶館！」分明是埋怨我，我多冤枉！」

老舍生前一向是接近群眾的，掛著老舍牌子的茶館賣四十元一張的高票價，普通群

衆只可望門興嘆。這對老舍的名聲大為不利，怪不得老舍夫人心裡彆扭。

格律詩譯莎氏全集

孫大雨但願能出版

孫大雨是當今海內屈指可數的莎士比亞研究專家。自從一九五八年那場政治風暴使他退出了文壇，直到一九八四年始給平反，歷時二十六年。歷史的風雨不僅把他催老了，也使這位當年名聲烜赫的譯著家在人們的記憶中漸漸地淡漠了。當前一些學界人士都懷著不知情的萬種懸念，回憶這位莎士比亞譯著家。

孫大雨現在情況如何？還在做什麼？

這尤其為海內外文藝界人士所關注的。自從平反之後，他以上海華東師大教授的待遇離休。孫大雨老伴已於多年前去世，過去曾用過一位保姆照料他的生活，現在是女兒和女婿和他住在一起。女兒和女婿都是醫生，既照料他的飲食起居，又當他的保健醫生。這一點同文史掌故作家鄭逸梅老人的家庭十分相似。鄭逸梅的兒媳也是醫生。

孫大雨有一個特殊的生活習慣，他喜歡在夜間工作，白天睡覺。他這一百多萬字的莎氏譯著大多是在夜幕垂降之後，通宵執筆寫下的。幾十年如一日，盡管這一年多來已不能寫作了，但他還是保持著這一生生活方式。早上吃一碗麵就上床，中飯大多不吃，下

午起床後再吃晚飯，稍事休息便即埋首案頭搞他的譯著。他喜吃葷菜、肉類，尤其是紅燒肉丸，蔬菜很少進食。

目前，身子還硬朗，聽覺雖有點不便，但談鋒甚健。尤其當談到「莎士比亞」這個話題，他更滔滔不絕，有時還用幾句流利而純正的英語來表達他對莎士比亞劇本意思的理解。

但他的譯作送交上海譯文出版社已經多年了，而一拖再拖，至今尚未出版。八部莎氏譯著僅出了一部「罕秣築德」(HAMILLET)一九九一年五月上海譯文出版社)。尚有七部至今未出版。

也許是出版社認為孫大雨的譯著過於嚴謹，近於純學術著作，且已有朱生豪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譯著在前，怕不為當前讀者所熱中。當前出版社大多講究「票房價值」，講求出「熱點書」。這大概便是孫譯的莎氏譯作遲遲不能問世的原因。其實我國不乏莎士比亞的讀者，不乏格律詩的研究者。孫譯的莎士比亞劇本是國內唯一以格律詩的形式譯著的，而且是「集注本」。這是與梁實秋、朱生豪用散文所譯的莎劇 味完全不同，這是孫大雨長期沉浸於莎氏作品之下所選擇了的最能體現莎氏原作的一種漢譯，沒有深厚的功力是難以做到的。孫大雨選擇這一艱難的譯法也足見其對於譯者的嚴謹態度。何況莎士比亞劇作是世界名著，孫大雨又是莎氏翻譯名家，「名著名譯」對於我們當

前的出版界來說，只是太少了。

孫大雨近來深為憂慮。他的一生心血所凝結的主要成果就是莎士比亞的譯著。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這些譯作出版。

吳宓真能尊師重道

親自過府聘王國維

遠在二十年代，著名的學府清華大學籌備成立國學研究院，成立的旨趣是對西方文化作精深研究，然後採擇適當、融化貫通；對中國固有文化作通徹的了解，然後於國計民生作出有益的貢獻；研究院是各大學畢業及學問已有根柢者進修之所，以培養各科的專材。先辦國學一科。

擔任籌劃研究院工作的人選是吳宓，他留學美國歸來，是一位學有專長的專家。爲了辦好研究院，吳宓按研究院章程規定，必須禮聘「宏博精深、學有特長之學者數人專任教授，當月駐院，任教授及指導之責」。

當年極負盛名的學者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王國維……都應吳宓之邀，接受聘書列名教授。爲了能請到王國維任教，吳宓特捧了聘書於一九二五年二月廿三日去恭謁王國維於他的家中，吳宓拜見王國維於廳堂之上，先向他行三鞠躬禮，然後奉上聘書，其虔誠之狀大出王國維意料之外。事後，王國維對別人說及吳宓來見的經過，他以爲吳宓一定是西裝革履，握手對坐之青年，想不到

到竟是與別的留學人物不同，他深受感動，因而受聘到清華任教。

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開的課程有「古史新證」、「說文學習」、「最近二三十年來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等，指導研究的專題範圍是：「經學」、「小學」、「上古史」、「金石學」及「中國文學」。

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也各有專門學問的講授和研究。當時稱王、梁、趙、陳爲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吳宓對他們的講課，經常去旁聽。陳寅恪講課有口皆碑，被舉爲「字字精全美玉」。

從吳宓對王國維的必恭必敬，可見前輩尊師重道的精神是十分可敬佩的。

結交梅郎改革國劇

齊如山稱京戲大師

齊如山係中國文化界前輩。他早年曾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執教。曾與李石曾、張靜江在巴黎合作開過豆腐公司。數度訪問歐洲，欣賞不少歌劇和話劇，腦筋相當西化。寫過「說戲」一書，對京戲持反對態度。

一九一三年，他初觀梅蘭芳演出「汾河灣」，爲梅的扮相、嗓音、表情、身段深深吸引，引爲是非凡之才，也改變了他原來對京戲的成見。

齊如山當時和梅蘭芳不認識，只好寫信

給梅，就戲中「窯洞」一場，指出柳迎春不能坐著休息，聽薛仁貴在外面邊唱邊敘，一無表情。此後梅演此劇時便按照齊如山的建議予以改進。

其後魚雁往返不斷，這些信函凡一百餘通，可說是中國京劇改革的珍貴文獻。齊如山遂與梅蘭芳締交，而且熱心投入京劇改革的實踐中。

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〇年梅蘭芳赴美演出，齊如山與梅蘭芳合作無間，垂二十年之久。無論是選材、編劇、化裝、服飾、表演身段，齊如山是毫無保留地爲梅蘭芳精心策劃，梅亦虛心承教，藝事益見精湛動人，成爲四大名旦之首。

梅蘭芳續娶福芝芳，也是由齊如山夫人爲新婚疊被的。芝芳果連生子女九人。

齊如山曾爲蘭芳編過「洛神」、「天女散花」、「太真外傳」、「生死恨」、「霸王別姬」、「鳳還巢」等二十多齣，不少都成爲梅派代表作，其中有些歌舞場面，乃是齊如山參照西方歌劇的表演手法，溶化入傳統的京戲中，洋爲中用，不落痕跡，融爲一體。因此，西方人士對京劇有 PEKING OPERA（北京歌劇）之稱。

齊如山把京劇歸納爲八個字，叫做「無聲不歌，無動不舞」，載歌載舞正是京劇的最大特色。齊如山對改革京劇作出了非凡的貢獻；他又是梅蘭芳的「伯樂」，悉心指點不遺餘力，是以京劇稱齊如山爲京劇大師。